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

一起重光大淵獻盡闕  
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春正月壬酉日有食之車苻健左長史賈  
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  
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  
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  
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  
健即表正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  
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為天王后子

長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靚爲長樂公方  
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極爲晉公桐爲  
汝南公度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  
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  
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之宮番弱兒爲太尉  
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  
王隋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強平爲太傅段純  
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  
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  
戊寅以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主閔攻圍襄國

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這六  
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  
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  
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  
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  
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  
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雋欲救趙遣大司馬從  
事中郎廣審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  
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  
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

立魏氏之墓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上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著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逆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况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

曰若更熟思無爲徒取夾滅煒正色曰石氏倉卒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况人

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  
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其以白雉雋乃囚煒  
於龍城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爲  
大將軍冀州牧燕王雋還薊三月姚襄及趙汝  
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  
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  
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  
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  
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  
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瀆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  
年無尺寸之功公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  
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首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  
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  
悅縮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楊塵  
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  
魏兵大敗閔與平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  
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  
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  
凡十餘萬人閔潛還秦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  
沒射聲校尉張武又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

乃息閔支解瀟饒父子贈韋諷大司徒姚襄還潁頭  
姚弋仲怒其不擒閔赫之亦百初閔之爲趙相也悉  
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  
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氏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  
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  
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  
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  
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志前言之不從  
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  
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

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  
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有告  
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秦王健分遣  
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  
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  
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  
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  
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  
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

爲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奔  
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  
分渤海燕王雋使封奔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  
放開瞻之子也奔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  
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奔即  
出見奔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奔與論叙平生  
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  
無窮今旣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  
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疆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  
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不  
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  
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  
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  
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  
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奔給使張安有勇力奔豫戒  
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奔  
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  
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  
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

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  
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  
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  
大單于冀州牧 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鄆城來  
奔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  
稱帝於襄國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  
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  
來降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  
系以其地來降燕王雋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  
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

狗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  
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  
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  
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  
綰還自襄國雋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  
二女在中山雋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  
恩雋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  
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於  
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  
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庫傳官偉



帥部衆自上黨降燕。姚弋仲遣使來請降。冬十一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比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吐谷渾葉延平子碎奚立。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累，遂得相持彌年。

雖有君臣之跡，士衆資調，禍際而已。伐州。

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臣，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

日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  
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  
以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  
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曰安難宜平時曾宜  
按此實為國遠圖經畧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  
但以比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  
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  
在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  
必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  
散如此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聞弱德信

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  
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  
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  
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  
顧嫌而不盡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朝  
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  
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  
宜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  
之燕王雋如龍城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為  
歸義王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  
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  
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  
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勲既還漢  
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  
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  
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  
馬清河王寧以秦疆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  
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  
百餘人焚襄國宮室徙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

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尚書左丞孔嚴

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  
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  
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蔣屈伸之義平勃交歡  
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  
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  
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  
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  
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  
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

姜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乙巳燕王雋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破之屯于礪礪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爲參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二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萇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爲并州刺史鎮蒲阪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魏主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雋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

此衆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遜子反于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毋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

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閔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雋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

雋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况我中土英雄何爲得稱帝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立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雋遣廣

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容興根右司馬皇甫

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

龍城會大旱蝗燕王雋謂閔爲祟遣使祀之謚曰悼

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

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

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

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

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

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

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

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普兵出戰慕容  
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甲申秦主健  
還長安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  
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  
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  
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  
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  
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衛  
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趙故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史

丁酉以武陵王晞爲太子

丙子燕王雋如中山

王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瑯琊安國王八月戊辰  
燕王雋遣慕容恪封弈陽騫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  
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  
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犇于倉  
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  
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  
射郎肅皆自殺燕王雋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  
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  
史命慕容評鎮鄴 桓溫使司馬勲助周撫討蕭敬

文於涪城斬之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  
僚畢賀 秦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  
爲司空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  
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  
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  
項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  
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  
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  
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  
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稅

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  
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  
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  
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  
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  
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  
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  
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  
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  
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  
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斲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  
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  
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據倉垣浩以  
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冬十月謝尚遣  
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  
弘農徵尚為給事中戊石頭 丁卯燕王雋還薊  
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雋以王擢  
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

歷為兖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

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

戊子燕王雋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

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

僚共上尊號於燕王雋雋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

官以國相封奕為太尉左長史陽騫為尚書令右司

馬皇甫直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恂為右僕射其

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雋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

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

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雋謂曰汝還白  
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  
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  
留務 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  
隴東張重華以擢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二月庚子燕主雋立其  
妃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  
千薊宮 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  
萬五千伐秦秦丞相雄衛將軍菁拒之大敗涼兵於  
龍黎斬首萬二千級虜張弘宋修王擢燕秦州雋  
滅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爲秦州刺史鎮上邽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 趙故  
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人叛燕 西域胡劉康詐稱  
劉曜子聚衆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衛將軍  
苻飛討擒之 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 五  
月張重華復使王擢帥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  
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秦詔進重  
華涼州牧 燕主雋遣衛將軍恪討李犢犢降遂東  
擊呂護於魯口 六月秦苻飛攻氏王楊初於仇池  
爲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

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衆中謂遇曰  
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  
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晃謀  
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  
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閉事覺伏誅於是  
孔持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  
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 秦  
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 九月秦丞相雄帥衆二萬  
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荊州于豐陽川以  
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刺史雄與清河王濩

討孔持等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疆未有北伐之

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疆  
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  
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  
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  
遷襄于梁國蠶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  
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  
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  
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  
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

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  
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  
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  
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濬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  
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  
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  
誘秦梁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  
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  
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  
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以修復園陵吏部尚書

王彪之上會稽王昱戕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  
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  
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  
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  
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  
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西平  
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  
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  
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  
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

何言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  
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  
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  
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  
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  
遺令以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輔政 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  
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苟陂 趙末  
樂陵朱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孫元各擁兵分

據城邑至是皆請降於燕燕主雋以禿爲青州

能爲平原太守嬈爲立節將軍元爲兖州刺史各

撫其營 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

瀍苻飛克鄆斬劉珍夏侯顯 姚襄濟淮屯盱眙招

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

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

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

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

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曜靈爲涼

寧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旣得志

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支 燕衛將軍恪撫  
軍將軍軍左將軍彪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  
世之才宜總大任是歲燕主雋以霸爲使持節安東  
將軍冀州刺史鎮常山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  
平元年亡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  
爲長寧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  
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  
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  
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

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  
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  
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  
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  
奔鮪渚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依呼延  
壽 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  
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  
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  
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

相下温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然不形辭色常書空  
作咄咄怪事字久老温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  
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  
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  
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  
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二月乙丑温統  
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  
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燕衛  
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  
罪於燕燕以護為河內太守 姚襄遣使降燕 燕

王雋以慕容評為鎮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  
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以慕容彊為前鋒都  
督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栢温別將  
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  
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  
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  
眾五萬軍于峽柳以拒温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  
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  
將士甚眾温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栢冲又敗秦  
丞相雄于白鹿原冲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壬寅進

通鑑卷九十九  
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  
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  
與萇合兵以拒溫二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  
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  
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秦丞相雄帥騎七  
千襲司馬勲於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媧堡 戊申  
燕主儁封撫軍將軍軍爲襄陽王左將軍彭爲武昌  
王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  
大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封  
安東將軍霸爲吳王左賢王友爲范陽王散騎常侍

厲王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爲廬江王寧北  
樂浪王又封弟桓爲宜都王逮爲臨賀王徽爲河間  
王龍爲歷陽王納爲北海王秀爲蘭陵王嶽爲安豐  
王德爲梁公默爲始安公儂爲南康公子咸爲樂安  
王亮爲勃海王溫爲帶方王步爲漁陽王暉爲中山  
王以尚書令陽騫爲司空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  
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竒霸之才故名之曰霸  
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  
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皝尋以其應識文  
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



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 五月江西流民郭欒等執陳留內史劉仕降于姚襄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 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毛難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栢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慙然

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以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

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州刺史鎮宜陽 秦東海  
敬武王雄攻喬乘于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  
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  
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  
謙恭汎愛遵奉灋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  
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  
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燕樂陵  
太守慕容鈞翰之子也與青州刺史朱秃共治厭次  
鈞自恃宗室每陵侮秃秃不勝忿秋七月襲鈞殺之  
南奔段龕 秦太子萇攻喬乘于雍八月斬之關中

悉平秦主健賞拒栢温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  
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  
王萇爲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  
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儒禮士由是秦  
人悅之 燕大調兵衆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舉  
九月栢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  
或告燕黃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爲主而反皆伏  
誅斌燭之子也 秦太子萇拒栢温也爲流矢所中  
冬十月卒謚曰獻哀 燕王儁如龍城 栢温之入  
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温善用兵其志難測祚

懼且畏擢之叛已遣人刺之事泄祚益懼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降秦秦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秦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晉紀二十二

起旃蒙單闕盡屠維協洽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太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温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夏四月燕王儁自和龍還薊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爲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蘭陵太守孫黑

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龕及秦河內太守王會  
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 秦淮南王生幼無一  
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  
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  
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  
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  
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  
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  
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  
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  
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  
進據許昌 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  
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  
以為健已卒政陳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  
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  
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  
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  
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日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

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太柄必從而猜之無有不召亂者也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太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或告會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為言昱善之秦王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

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許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詖言斬以狗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

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廋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古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

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一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爲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

閣乎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  
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  
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遂爲兵人所殺混  
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  
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  
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  
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  
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尚書  
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  
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緄亦據郡

叛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緄敗之酒泉太守馬基  
起兵以應緄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冬十月  
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鎮北將  
軍段龕與燕王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儁怒十  
一月以太原王恪爲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鶩副之以  
擊龕 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  
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高  
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其母燕主儁許  
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其國以釗爲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上黨人馮

四十三  
鴛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自稱太守遣使來降

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燕主雋以段龕方彊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罷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

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罷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罷固請不已龕怒殺之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龕帥衆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龕於溜水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閭尉被創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薦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



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  
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會有  
天變蔡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  
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暉大司  
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  
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  
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  
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  
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  
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匈奴大

人劉務桓卒弟闕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  
引兵西巡臨河關頭懼請降 燕太原王恪招撫段  
龕諸城已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衆降  
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 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  
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  
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  
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  
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  
矣若與符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  
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陛下天命固已久矣是

以涼之先王北面三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  
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  
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  
氏使車適返而我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  
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  
一槩待之乎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  
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  
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  
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  
隆後服王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

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  
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  
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  
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殺函民物之饒孰  
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  
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  
間不覺易王王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  
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  
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  
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

乃以玄覲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覲所稱官爵而授之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于裴氏堡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書閉五日

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剗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

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繼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丙子燕獻懷太子擘卒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

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其夜

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  
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温軍中傳言  
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温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  
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  
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  
成帥衆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已  
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  
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  
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  
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

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  
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敗乃與平約  
為兄弟各罷兵 段龕遣其屬段濫來求救詔徐州  
刺史荀羨將兵隨濫救之羨至琅邪憚燕兵之彊不  
敢進王騰寇鄆城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騰斬  
之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秦王生夜食棗多  
且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  
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  
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

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  
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  
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龔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  
之戰非不銳也但龔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  
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  
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  
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

騎屯諸門龔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  
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并執朱  
禿送薊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  
戶于薊燕主雋具朱禿五刑以段龔爲伏順將軍恪  
留慕容廆鎮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爲東萊太守章  
武太守鮮于亮爲齊郡太守乃還殷彭之子也彭時  
爲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疑必有子孫汝善  
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殷推求得彌從子立疑孫  
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遺以車馬  
衣服郡民由是大和荀羨聞龔已敗退還下邳留將

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遂等將二千人守泰山燕將慕容蘭屯沐城夷擊斬之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子也是歲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燕王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

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脩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二月癸丑燕王儁立其子中山王暉爲太子大赦改元光壽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姚襄將圖關

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

諸羌胡蘭襄之從兄益生襄之兄也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彊狠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鶻眉騮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苻

帥苻

表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

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還

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黃眉黃眉怒謀弑生發覺伏

誅事連王公親戚死者甚衆戊寅燕主雋遣撫軍將

軍垂中軍將軍虔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敕

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二萬匹牛羊

億萬頭 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

燕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

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

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



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生不許以爲中軍將  
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轆轤雖無驥足動負  
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  
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  
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  
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  
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  
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  
數好生剥牛羊驢馬燔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爲  
羣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

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  
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  
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  
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  
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  
密說堅曰至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  
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  
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鋸止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  
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  
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

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彗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趨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灋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灋灋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

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灋灋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

子以清河王濬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  
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  
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  
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  
熙爲廣平公獻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  
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  
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辨過人耳聞則誦  
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  
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  
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

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從  
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  
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  
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死事之 燕主雋殺段龕  
阬其徒三千餘人 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  
遣使請降拜并州刺史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  
故散騎侍郎廬江何準之女也禮如咸康而不賀  
秦王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  
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  
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 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

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  
置征鎮欲與燕秦為敵國冬十月平寇略秦境秦王  
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阪  
以禦之 十一月癸酉燕主偽自薊徙都鄴 秦太  
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濩之第門車馬輻湊恐  
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濩死堅與濩訣於  
東堂慟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  
為清河公 十二月乙巳燕主偽入鄴官大赦復作  
銅雀臺 以太常王彪之為左僕射 秦王堅行至  
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與

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於  
繼絕世秦民大悅

二年春正月司徒昱稽首歸政帝不許 初馮翊既  
以上黨來降又附於張平又自歸於燕既而復叛燕  
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秦王堅自將討  
張平以鄧羌為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平使  
養子甄禦之甄多力趨捷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皆  
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  
盡衆出戰甄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堅募人生  
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甄中之鄧羌擒甄以獻平衆

大潰平懼請降堅拜平右將軍以蚝爲虎賁中郎將  
蚝本姓弓上黨人也堅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  
鄧羌張蚝皆萬人敵光娑樓之子也堅徙張平部民  
三千餘戶于長安 甲戌燕王儁遣領軍將軍慕輿  
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鴛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鴛鴦堅  
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  
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今根兵初至形  
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  
不克者遂急攻之鴛與其黨果相猜忌鴛奔野王依  
呂護其衆盡降 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畤六月

如河東祀后土

秋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奔安之

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

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

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

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今不與殿下作異者耳

昱頷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

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王羲之與

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

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

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  
其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徐充二州刺史荀羨有疾  
以御史中丞郝曇為輝司曇墜之子也 九月庚辰  
秦王堅還長安以太尉侯守尚書令於是秦大旱堅  
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  
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  
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  
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  
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  
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

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一猛  
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趙之亡也其將  
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  
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雋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并  
州司空陽騫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  
陽騫攻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滎陽其衆皆降并  
州壁壘百餘降於燕雋以右僕射悅綰為并州刺史  
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  
八降於燕雋皆復其官爵平帥衆三千奔平陽復請  
降於燕 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

陽燕王雋遣大司馬恪統陽鶩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燕王雋欲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濶必致土崩之變雋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弈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雋從之 燕泰山太守賈堅

中山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

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莊美謂堅  
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  
華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彊則託命旣已事人安可改  
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  
降乎美復責之堅罵曰堅子兒女御乃公美怒執置  
兩中數日堅憤惋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  
悅明救泰山美兵大敗燕復取山莊燕王雋以賈堅  
子活爲任城太守荀美疾篤徵還以郝曇爲北中郎  
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  
下邳 燕吳王垂娶段末杯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

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  
王雋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湜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  
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汗垂雋收段氏  
及弼下太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  
撓辭掠治弼急垂愍之私使展謂段氏曰人生會當  
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腹段氏歎曰吾豈愛死  
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社宗下累於王固不爲也  
辯養益明故垂得免禍弼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爲  
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姊弟爲繼室可足渾氏  
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匈



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悉歸劉悉勿祚闕頭奔代悉勿祚務桓之子也

三年春二月燕王儁立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燕人殺段勤勤弟思來奔燕王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謔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

施八也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見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損也儁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儁夢趙王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萇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萇收而葬之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討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驍騎將

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 匈奴劉悉勿祈卒  
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六月  
大赦改元甘露 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  
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  
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  
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  
萬集姑臧混知之與諸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  
入南城宣告諸傑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  
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  
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

其宗族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  
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  
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  
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高昌不能拒燕秋七

月自白馬奔滎陽 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  
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爲侍中中  
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醜  
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  
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

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  
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  
始今知天下之有禮也 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  
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評長樂太  
守傅頴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攸兵大敗冬十  
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  
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  
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  
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  
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  
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旣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  
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  
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  
圖之以安故而止旣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  
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秦  
王堅以王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爲  
左僕射餘官如故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璿爲梁  
王 大旱 辛酉燕王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  
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  
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

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秦王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任羣、處士京兆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二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燕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

1875

